



罗秀蓉在工地上

白丹青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罗秀蓉在工地上

白丹青著
华三川繪图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內容提要

本書包括三個短篇，內容都是寫水電站工地建設者的勞動熱情和高貴品質的。“羅秀蓉在工地上”“三只水老鼠”寫孩子們參加了工地建設，作出了出色的成績。“瑪琳卡婭·姑麗察”寫一個上海姑娘，如何克服了膽小的缺點，終於成為一個勇敢的電焊手的故事。



羅秀蓉在工地上

白丹青著 华三川繪圖 丁 深裝幀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4 号

上海國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號：文0081（初中）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2 5/14 字数 37000

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~8000

統一書號：R10024·1671

定價：(3)0.18元

士丹利市著者

新一卷
目錄

目 录

罗秀蓉在工地上.....	1
三只水老鼠.....	18
瑪琳卡婭·姑丽察.....	44

罗秀蓉在工地上

半个太阳已經陷下了地平綫，西邊的天空象鋪滿無數鮮花那样美丽。工地大极了，我好容易找到了工地主任办公室，已經是傍晚了。

我推开了門，看見一个女孩子正在和周明主任談着什么，側面看去，活象我的妹妹。他們发覺有人进来，停止了談話。在周明主任看介紹信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也俯过身去。我越看越覺得她象我的妹妹：短得跟男孩子一样的头髮，薄薄地蓋在腦袋上，黑黝黝的臉，下巴微微翹起。她穿着一件濺滿了泥漿和油漬的紗厂女工的工作服，脚上是一双澆壩工人穿的高帮靴子。

她比周主任先看完了我的介紹信，轉过头来对我笑了笑：“欢迎你，技术員同志！”她又轉向工地主任說：

“周主任，把他分配到設計組去吧，馬工程师正缺少一个助手呢！”

周明主任略微考慮了一下，对我說：“好吧，你就到馬知平工程师那里去工作吧！”他在介紹信上簽了字。

我顿时呆住了，这个黄毛丫头竟有这么大的权力！

“技术员同志，来！跟我走。我给你拿行李！”

她从我的肩上夺去了行李，抢在我的前面走了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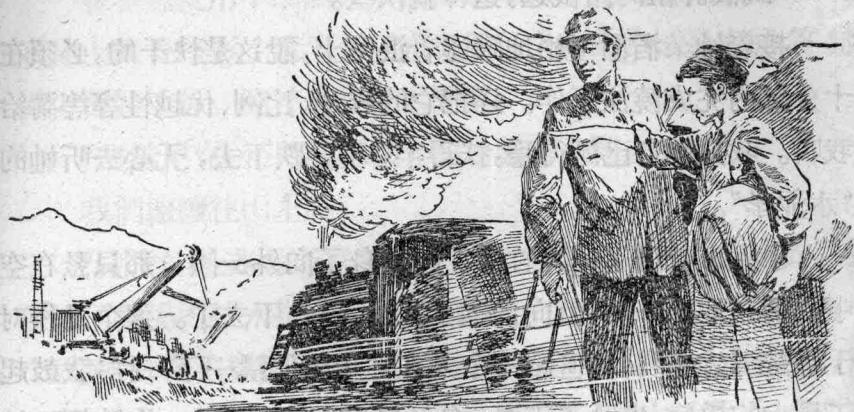
暮色降临了，一层灰蒙蒙的轻雾笼罩着工地。混凝土拌和楼象巨人一样矗立着，传来了震耳的倾倒碎石的轰响；推土机和轧石机发出了杂乱的噪音；起重运输机的钢臂在空中摆动；人们穿梭般来往着。透过了一片野生的密林，看得到拦河壩建筑架的轮廓。

我们沿着小铁道向前走。要是一般的女孩子碰到陌生人总是要害羞的，不大肯说话，然而她把我看作一个与自己相处很久的人一样，不停地给我介绍着工地的情况。

“技术员同志，你知道吗？在九个月以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野地，零零散散地搭着几个破烂的茅篷，住着几户人家。实际上是野兽的天下。我的一个小妹妹就是被狼拖走的……”她顿了一下，难过地透了一口气，“可是今天，你看，多大的工地，跟小城市一样了。……”

这些情况，工程总局的负责同志老早给我介绍过了，不过没有她讲的那么生动。加上自己就站在这个雄伟的工地前面，我感到有点激动。

“苏联专家索罗金同志说得对，世界上没有比建设水电站更壮丽的事业了。你想想，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看到的只是野草和荆棘，可是，当我们一离开这里，河水被征服了，高压输电铁



塔把电流輸送到远方去，河流兩岸的黑夜一剎那間通明了。接着就是一座新的城市，有剧院、商店……而我們，又走向新的工地。技术員同志，想想这些，是幸福的。”

乖乖，她是誰呀？看看她矮小的身形，听听她那种象有几十年建設經驗的專家一样的口气，是太不相称了。

她忽然象发觉什么似的，对我說：“走下去吧，后面有火車来了！”她并没有回头看，大概她的脚有覺察火車到来的本領。

我远远望見，拌和樓那边駛來了一列裝滿了混凝土的小火車。當車頭剛从我們身邊擦過——

“上来！”她叫了一声，以一个极其輕巧的动作跳上了放混凝土的平板。我跟着不顾一切地跳上去，腰部猛的跟屏壁撞了一下，險些儿掉下来，我一面心卜卜的跳，一面死死地抓住了屏沿，她掉过头来，朝我笑了笑。

“到設計組的路很远，这样就快些。”

接着她又滔滔不絕地講述着混凝土，說这是快干的，必須在十分鐘內完成澆注工作。还把它的成分、比例、优越性等等講給我听。我只顧自己站得稳，扶得牢，不要跌下去，无心去听她的“水泥学”。

小火車駛过了一片竹林。她把身子向外一傾，那只悬在空中的脚在地上一踏，就向前跑了几步，——下去了。这个动作对于她是那么輕易，简直跟一个人在地上随便跳一下一样；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，也跳了下去，身子晃动了几下，差一点跌倒。她一把拉住了我，善意地笑了笑。

我們上山走去。——绝大部分的房子都在半山上，設計組也在那儿。她对工地的情况是那么了解，仿佛是一个总工程师，特別熟悉工程进展的速度：

“上半个月气候不好，不錯，今天是十六号了，可是我們完成的指标是百分之三十，百分之七十的任务得在二分之一的日子里完成，并且还要超額。……”

一个苏联工程师从山道上走下来，她一心給我講述着，并沒有注意。一直到苏联同志向她打了招呼，她才发觉，一时间高兴起来：

“正要找你：达瓦里西 索罗金磨斯呐 伐斯 斯濱路西乞？”〔注〕

〔注〕 俄語：索羅金同志，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？

接着她就用中国話夾杂俄国話与索罗金同志交談起来，还在地上画着图形。索罗金同志也用一个个的中国單字回答她，一方面做手势。純粹是些技术問題。

“建赫尼克(注)！”她把我介紹給索罗金同志。

我們繼續往山上爬。

“剛才的是苏联專家索罗金同志，他是从古比雪夫来的。担任施工現場的技术指导工作。他参加过卫国战争，大腿上有一个伤疤，那是追击德国鬼子，在維斯拉河畔受了伤。他并没有进医院，拖着一条腿追到柏林。他的妻子是一个大学教授，女儿是莫斯科一个女子中学的学生，优等生。”

对于这个人我越来越感到奇怪，她的肚子里仿佛有倾倒不完的东西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了解。趁她稍微停頓的时候，我問她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在哪一部分工作？你的样子活象我的妹妹。”

然而她并没有回答我所要了解的問題，倒是抓住了后面那句隨便脫口的話，反問我：

“你的妹妹几岁了，在什么地方工作？”

我窘住了，回答不上来。因为我的妹妹今年十五岁了，說起来是个初中学生，但整天跟不懂事的小孩一样蹲在街头摔摔洋片，或者拉根橡皮繩跳呀跳的。

“她在学校里，”我含糊的回答她。

〔注〕 俄語：技术員。

設計組工作室是一間竹笆泥牆圍成的小屋。馬工程师是一个矮老头，禿頂，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。他放下丁字尺微笑地望着我。

“馬工程师，你的助手来了，你們熟悉一下吧！”

“好了，技术員同志，剛从学校出来的吧？跑路辛苦了，先去休息休息吧！……”

从一个剛下班的工人的嘴里，我了解到了这个謎一样的人。她叫罗秀蓉，今年十五岁。她的家本来就是这河边的一間小茅屋。去年夏天，五年計劃規定了这里要造一个水电站，政府要所有的居民搬到城里去，她家也搬走了。那时她剛从初中毕业，說要留在工程队里工作，大家要她去考高中，她去了，过了几天回來說考不取。这样，工程队就收容了她。

“实际上她根本沒有去考高中，這是我們后来才知道的。”那个工人对我說。她起初只帮助測量队扶扶測量杆，搖搖紅旗，或者站在鑽探机旁边，給机器添添油，把取起的岩心送到化驗室去。

“就是这样，不知不覺地把她当作我們当中的一員了。”工人講述着，“她是一个不要休息的人，什么都要学，理論也好，实际也好，一切东西她都想裝进自己的腦袋，又要一下子学会。不簡單，制图、工程力学、理論电工、三角学、內燃机……她都懂得一些。有时候还会結結巴巴的講上几句俄語。”

“她担任什么工作呢？工地上根本就没有适合她的工作呀？”

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，笑了笑說：“呀，這個問題誰也沒有想到过呢！不錯，她沒有职务，也不是哪一個部分的。可是大家都覺得她是个忙人，一天到晚在工地上奔跑，似乎什麼都是她的职务。就是伙食的事她也要管，那天我們吃醋黃魚，炊事員同志把醋放多了，味道不好，吃不下，福利科就挨了她一頓批評。她也經常到医院去，問病人要吃什么。——不過，她最內行、最关心的，还是技术問題。”

他停了停，又若有所思地回复到开头的話：

“哈哈，誰也沒有想到过她的职务是什么，工作人員的名單上，也不知道把她放在哪里。……可是大家都感到她是一个重要的人，少不了她，她給我們的工作帶來許多便利。”

我睡不着，伏在窗沿上痴痴地向下望。工地上灯火輝煌，人們跟白天一样緊張地劳动着，人的喧嘩，机器的轟响，跟澎湃的河水一样打破了春夜的寂靜。一个巨大的水电站正在慢慢地矗立起来。

透过了一层淡淡的夜霧，看得見密密麻麻的人在工地上蠕动，我彷彿看見了罗秀蓉的身形。

……夜深了。

我們很快地熟悉了，是的，罗秀蓉什麼都要管，什麼都要学。她經常來問我一些料想不到的問題。



在她身上，除了她的身形以外，她做的事，說的話，已經沒有一點童年的氣息了。

有一次，一百多个少先队员来工地訪問，大家都很忙，沒有工夫接待，于是她去了。少先队员，还有他們的老师都坐在她的面前，扩音器里就傳出了她那充滿热情的声音：

“小朋友們，工人叔叔在忘我地劳动着，有时候几个晚上不睡觉，为什么呢？为你們呀，我們祖国的下一代，共产主义的建設者……”

我看看她那件褪了色的衣服背脊上鮮明的三角形影子——这是她剛解下紅領巾的标志——不禁为她捏一把汗。

是什么力量使她对建設有那样忠貞的信念呢！攔河壩的建筑物会象神話一样的吸引住孩子們，可是对于她却要更具体些。或許就是那句話吧：“世界上沒有比建設水电站更壯丽的事业了！”

有一天，夜深了，在俱乐部里只有她一个人，低头写着什么。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，她发覺了，笑着說：

“人很懶，媽媽已經來了四封信，我一封也沒有复。”

接着她把媽媽写給她的几封信給我看。沒有别的，第一封信說自己一搬进城，就象住天堂那样舒服。“政府給我們分配了兩間新房子，几个月了，你为什么不来看一看呢？”母亲的信一封比一封催得急，最后的一封簡直是生气了：

“你难道忘記了媽媽了？連家也不要了？”

我对她说应该回去一趟，她摇摇头，念起那封复信来：

“妈妈，你难道把女儿忘掉了吗？把本来的家忘掉了吗？在这里……”接着就描述了一番工地的壮伟场面，“所以，妈妈，你必须来看一下，大家都会欢迎你的……”信的收尾是这样的：“我难道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，要偎在你的怀里吗？对于我们的水电站建设者，山南海北都要去，工地就是我的家！”

我说这样写妈妈要生气的。她说不会，妈妈不是一个老顽固。我说：“你最好能回家去，补补课，下学期好进学校。”

“不，”她说，“工地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了，什么都有得学。”
“假使这里水电站建好了呢？”

“跟工程队走，祖国的水力资源是世界第一位，大大小小的水电站都要造起来。”

我想她对建设是那么热情，要她离开工地是不可能的。可是没有具体的工作也不行。后来我就向周主任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
周主任思索了一下说：“我们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一向似乎认为她担任着什么重要的工作，人灵活，懂事多，哪里都需要她。因此事情很难办，她分配到的那个部门，当然会用最大的热情欢迎她，可是会引起别的部门的反感。”

月底越来越接近了，工作还是一般速度进行着。人们虽然日以继夜地紧张劳动，可是红色的指标还是上升得很滞缓。

有些人泄气了，以为这个月的任务准要完不成了。周明主任和领导干部们已经开了许多会。工人們一休息下来就聚在一

起商量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。

显然，罗秀蓉沒有先前那样愉快了。她象热鍋上的螞蟻一样在工地上打轉，跟人們討論問題，也躺到滴着污油的机器下面去檢查零件，整天在工地上东奔西忙。到了二十一日，我們完成的指标还只有百分之五十。

許多領導干部开会研究新的突击計劃，准备重新調整劳动組織，使劳动力充分发挥效率。汇报已經結束，周主任總結說：“按照目前的工作进展情况，月底是完不成任务的……”这时，我发现門口一个姑娘的影子一閃，是誰呀，怎不进来？我走出去一看，是罗秀蓉，她忧愁地靠在門邊旁听，見我出去，就掉过头走了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完不成，完不成，連你这个主任也这样說，呸！……”

第二天早晨，在朦朧的光亮里，人們看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：在电杆木上、树上，到处貼滿了紙头。这是傳單和標語：

“別讓农业合作化追过了我們！”

“提前建成水电站！”……

周明主任告訴我說：那天早晨他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（他晚上就是这样休息了几十分鐘），看了一眼昨晚修改好的突击計劃，有把握地想象着工地上馬上就要引起的巨大的变化……

屋里太气悶了，当他打开那扇竹編成的門的时候，几个大字立即触及了他的視線：

“不要做小脚女人，保守主义者！”



別趾裏叶合化追

提前運成大趨

他知道写标语的是谁，起初略微有点生气，结果笑了笑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来将军了！十足的鼓动员！”

他小心的将标语揭了下来，折起放在抽屉里，衣服一披就走出门去。

太阳还没有出来，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清晨凉爽的空气，信步向拦河坝工地走去。

工地上充满着一种热烈的气氛，他听到人们似乎都在谈论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传单和标语。他猜疑是不是办公室门上那张纸头给大家发觉了呢？想到了这一点，不免感到有点尴尬。人们突然叫了起来：

“哈哈，传单贴到周主任的背脊上了！”

周明主任说，当时他的脸红了，弯转手就把背脊上的纸头撕了下来。

“加速完成五年计划！”

他清晰的念着，不好意思的向大家笑了笑：

“你们知道这是谁写的？”

“还不是罗秀蓉！你看！”一个工人向四周指了指，他立即看到了同一个笔迹的许多标语。

“我们一定得完成任务，让一个女孩子追着干，说出去不好听，要闹笑话！”

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劲头一提高，就容易发现错误，而且容易